

· 中国特色心理学研究专题 ·

编者按: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本刊设立了《中国特色心理学研究》和《新时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栏专题,对科学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进行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号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求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

本专栏刊发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多视角反思与整合构建策略》一文,从历史、管理、哲学、社会、心理等视角进行思考:社会心理服务既是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而归根结底是基于人、为了人、服务人的社会实践。因此,社会服务既要兼顾复杂社会及人的社会属性,也要遵循心理学原理,更要从理念、机制、资源、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整合,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多视角反思与整合构建策略^{*}

黄亮 齐巍 孙时进^{**}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基于历史、管理、哲学、社会、心理等视角来看,社会心理服务是心理健康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归根结底是基于人、为了人、服务人的一种实践活动,既要兼顾复杂社会及人的社会属性,也要遵照心理学的一般原理。社会心理服务不等同于心理健康服务、社会风险防控或是心理咨询服务,不仅仅消解心理问题,不能过度依赖心理学专业人员。科学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需要从理念、机制、资源、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整合,以更好地服务于人与社会。

关键词 心理健康 社会心态 社会治理 社会心理服务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1 引言

自中央在“十三五规划”中首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以来,政府部门已在多个文件中反复提及这一概念,尤其是2018年11月至今,已连续发布3个专门文件^①用以指导该体系的建设,足见国家的重视程度。学界从定名(吕小康,汪新建,2018a)、定义(林颖,蒋俊杰,2019;辛自

强,2018b;俞国良,2017)、定性与定位(陈雪峰,2018b;辛自强,2018b,2018c)以及建设策略(陈雪峰,2018a,2018b;林颖,蒋俊杰,2019;吕小康,汪新建,2018b;伍麟,刘天元,2019)等方面对社会心理服务展开了热烈的理论探讨,各试点地区亦提炼出诸如“赣州模式”(马玉福,秦秀清,黄亮明,2018)、“西平模式”(杨波,2019)等经验成果,这些理

* 通讯作者:孙时进。E-mail: sunshijin@fudan.edu.cn

①这3个文件为:2018年11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发布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工作方案》;2019年3月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的《关于推进2019年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工作的通知》;2019年6月5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等9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地区名单及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00629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于构建科学完善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有学者提出要开展多学科的理论思考以增强实际工作的科学性(辛自强, 2018c), 但目前尚未见基于这一思路的专门探讨。本文从历史、管理、哲学、社会、心理等视角对社会心理服务进行理论审视, 分析实践中存在的误区和偏差, 进而提出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整合策略。

2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多视角审视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多个视角对其审视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能的。其中, 历史和管理的视角有助于理解社会心理服务的内涵和外延, 哲学的视角有助于阐明社会心理服务的本质, 社会和心理的视角则可以为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供基本的思路 and 理论支撑。

2.1 历史视角的审视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 任何事物都有其过去、现在和未来, 而过去又总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与未来之中, 不断地发挥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要准确完整地理解社会心理服务, 不仅要考察其现状, 更要基于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 首先就是追问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的社会心理服务到底源自哪里。追溯历史可以发现, 国家政策层面的心理工作最早始于学校。1994年8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最早提出了“心理健康教育”, 经过多年的发展^①, 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16年12月国家卫计委等2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在涵盖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 首次正式将心理健康工作的对象扩展到社会各方群体。2018年11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工作方案》则又明确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社会心理服务。可见, 国家政策层面的心理工作经历了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到心理健康服务再到社会心理服务的历史演变, 心理健康教育是社会心理服务的历史起点(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服务和社会心理

服务三者间的关系见图1), 而社会心理服务则是对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种继承。这一继承性决定了社会心理服务必然要承载心理健康教育的某些功能, 坚持心理健康教育的现代化理念, 比如预防为主、积极发展、助人自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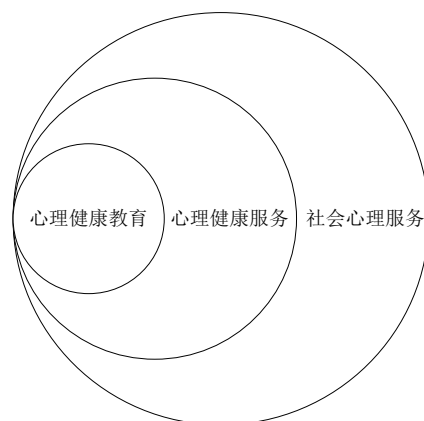


图1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服务和社会心理服务三者间的关系

2.2 管理视角的审视

从管理的视角来看, 社会治理经历了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经营”再到“社会管理”直到“社会治理”的演进过程, 相应的理念、主体、手段、制度等等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陈鹏, 2018), 杨玉芳和郭永玉(2017)总结了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管理的四个特点: 参与的主体上倡导多元主体的共治, 治理的方式上更多地依靠民主协商, 治理的目标上强调预防和消解社会矛盾, 具体实施上重视治理的精细化, 而“从制度性、技术性治理转向社会、文化、情感、心理层面的治理”则是中国社会治理未来发展的首要趋势(文军, 刘雨婷, 2019)。社会心理服务正是对这一趋势的积极响应, 体现了社会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从“刚性治理”向“柔性治理”的转换(辛自强, 2017)。显然, 要求社会心理服务直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不太切合实际, 但从心理层面为社会治理出谋划策则是顺势而为、顺理成章, 如通过加强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为多元主体共治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通过心理疏导、心理干预等理顺社会情绪、平和心态, 为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通过参与政府决策的咨询、研讨和设计引导社会治理的方向, 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库支持; 通过为社会治理的成效制定主观化的评估指标, 以奠定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等等。如果说社会治理意欲“画龙”, 则社会心理服务实为“点睛”。脱离了社会心理服务的社会治理往往事倍功半, 而脱离了社会治理的社会心理服

^①教育部于1999年8月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 2001年3月颁布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 2004年7月颁布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至此,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政策层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布局。

务又无异于扬汤止沸。总之,诞生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之下的社会心理服务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必须遵循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体现社会治理的思路。

2.3 哲学视角的审视

哲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特定的哲学思考决定了特定的社会心理服务,反映了对社会心理服务的核心认知。这就不能把社会心理服务仅仅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活动,而要从超越的层面去探寻其本质。既然社会心理服务是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那么借助心理健康教育和社会治理本质的描述应该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心理服务的本质。心理健康教育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促进自身心理发展的一种实践活动”(崔景贵,2005),是“一种基于人性、张扬人性的教育”(黄辛隐,2003);而社会治理是紧紧围绕着“人”而开展的活动,本质上是多主体群体决策的过程,核心是“人”的问题(辛自强,2018a,2018d)。可见,心理健康教育和社会治理的根本都在于人,都是围绕人而开展的活动,对人的关切就必然成为社会心理服务无法回避的主题。可以说,社会心理服务承载了“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核心价值就在于发展和提升人性,塑造和完善人性,最终“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许人们对“人性”本身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这并不妨碍社会心理服务去实现和完善对人的现实的终极关怀,即一切从人出发,为人服务,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的生命和生活,关怀人的价值和使命,关照人的精神和信仰。

2.4 社会视角的审视

从社会的视角来看,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将社会准则与社会文化内化从而胜任社会所期待的角色过程。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规则的变化,社会角色的涵义也在相应变化,要求人们在完成基本的社会化以后不断地进行再社会化,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一旦适应不良,可能会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方面产生问题,对心理健康与人格发展产生冲击,导致心理病态或心理危机。在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促进人的社会化以及再社会化是社会心理服务无法回避的职责。另外,“复杂性构成了中国社会固有的属性”(景天魁,高和荣,2016)。复杂社会背后是复杂的社会

问题,如环境污染、网络风险、食品安全、人际信任、医患关系、信访上诉、拆迁征地等等,反映了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这意味着社会心理服务必须具备复杂思维、综合思维的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心理服务不可能是应对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更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果社会正义缺席,社会公平缺位,社会保障缺失,要求人们以“理性平和”代替“冲动暴戾”,以“自尊自信”驱除“焦灼疑虑”,以“积极向上”消解“消沉颓废”,显然不太可能。社会心理服务应当与事关民生的“社会存在”工作结合起来,方能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2.5 心理视角的审视

从心理的视角来看,社会心理服务要从既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中“加强进口”,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托,遵循人心理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开展工作。比如:精神分析强调童年期心理发展对一生的影响,这就提示要重视儿童的心理健康;行为主义强调人的行为的可塑性,因而要积极引导人的适切行为,改造人的不当行为;人本主义关注人的潜能、价值、经验、创造力等等,提供了“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积极心理学关注健康幸福,因此要聚焦社会主体积极人格特质的养成,等等。另外,社会心理服务还要“扩大出口”,主动关照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内生心理学问题”,即各种主体的治理能力,作为治理对象的现实社会心理问题,群体决策心理,以及心理建设的战略和实践方案(辛自强,2018d)。这其中又以社会心态为要,因为它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社会治理效果的体现,同时也是促进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心理基础。社会心理服务就是要在行动中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良社会心态深入研究,正确引导。

总的来看,社会心理服务是对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种继承与超越,同时顺应了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归根结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活动,既要遵循心理学的一般原理,也要兼顾社会复杂性及人的社会属性。尽管基于上述五个视角的分析不足以展现社会心理服务的全部图景,但却为理解社会心理服务提供了诸多可能。多视角的审视,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理想追求,而只有各视角在彼此不断地沟通中互补互促,才能真正有助于社会心理服务的生成和发展。至此,暂且将社会心理服务界定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根据个体以及群体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通过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

学科理论、方法与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整合运用,以维护个体心理健康为基础性目标,以培育良好社会心态为核心目标的一种社会心理建设活动。

3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偏差

由于对社会心理服务理解不充分,各地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误区一:社会心理服务主要针对问题人员

有的地区重点围绕“刑满释放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吸毒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重点青少年、言行极端人员和信访重点人员、其他具有治安隐患的重点人群”等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然而,社会心理服务不等同于“治病救人”(辛自强,2018b),将社会心理服务的对象狭隘地集中在少部分“问题人员”,即便可以预防和纠正他们的极端心理和行为,却由于忽视了大部分普通人群心理素养的提高,不能防止普通群众退变为特殊人群。开展社会心理服务需要具备“问题”意识,但不能唯“问题”是论,如果不能满足大部分普通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心理需求,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最终防不胜防。

3.2 误区二:社会心理服务只能依靠心理学专业人员

社会心理服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多地在实践过程中都强调心理学专业人才的重要性。专业的事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做,但如果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仅仅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工作,不仅在很多时候具有滞后性,而且覆盖面有限,无论是对微观层面个体健康心理的养成,还是对宏观层面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都是不利的。社会心理服务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通力协作,而现实却又让我们不得不追问,政府出台的每项政策是否都充分考虑到了民意民愿民情,社会组织诸如各类心理学专业协会是否充分发挥了其专业作用,企业是否重视员工的心理建设,普通群众又是否真正具备了自我心理保健的意识和能力,等等。显然,在社会心理服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意识 and 行动方面,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

3.3 误区三:社会心理服务就是社会风险防控

有的地区为了“预防和减少特殊人群违法犯罪,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防止发生极端案(事)件”,通过建立“排查-筛选-干预”的所谓“三级联排”工作机制来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但是,社会心

理服务本身不等同于社会风险防控体系(池丽萍,辛自强,2019),不是社会问题的“灭火器”,更不代表社会治理本身,其根本价值在于人,核心目的是致力于宏观的社会心理建设,包括培育社会心态、疏导社会心理、引导社会预期以及运用心理学策略开展社会治理(辛自强,2018b)。而部分地区过于强调社会心理服务的工具属性以致忽略了其价值属性,尽管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安全感,但在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等方面显得重视不够、方法不多。

3.4 误区四:社会心理服务就是心理咨询服务

多地在开展社会心理服务时尤其注重心理咨询工作,有的地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用心理咨询师坐班;有的组织公务员、教师进行心理咨询师培训,“目标仍然是培育心理咨询专业人才”(池丽萍,2018)。固然开展社会心理服务离不开心理咨询,但其在社会心理服务中的作用实在有限。比如,心理咨询的基本伦理之一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而社会心理服务很多时候需要主动出击;心理咨询大多只能一对一开展,一次受益的人数有限,服务效率不高;更何况普通民众对心理疾病存在偏见和误解,如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没有主动寻求专业服务的占55.9%(江光荣,李凤兰,2011)。事实上,社会心理服务不能等同于心理咨询服务,过度强调心理咨询实际上夸大了心理咨询在社会心理服务中的作用,也是将社会心理服务简单化的表现。

3.5 误区五:社会心理服务就是心理健康服务

部分试点地区存在将社会心理服务等同于心理健康服务的误区,表现为偏重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健康,对宏观社会心态的关注不够。例如,某试点地区的建设目标是“建立包括心理知识宣传普及、心理问题监测预警、高危人群精准干预的心理健康服务链,建立涵盖预防机制、预警机制、干预机制的社会支持系统,逐步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显然,这更符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且是较低层次的)而不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致力于“改善失衡的社会价值观,减少失落的社会情绪,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辛自强,2018b)等社会心态建设方面,社会心理服务本应参与的宏观政策制定、对政策的心理风险评估、对政策满意度的评价等等,涉猎尤显不够。

以上问题在昭示偏差与不足的同时,实际上也

提供了科学发展的机遇,关键能否从问题的背后看到希望和方向,进而匡正理念,优化实践。

4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整合构建策略

社会心理服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就是要以整合的思想,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体系的各方面、各层次进行科学布局,使各成分、各要素有机衔接、协调运转,最终形成科学合理的结构体系,以发挥整体的最大功效。

4.1 理念的整合

基本的思想认识和理念观念决定了行动的方向,事关行动的成败。理念的整合,就是要把社会心理服务的所有工作聚焦到人本身。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人高质量的生存与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树立“积极发展”的目标观,在致力于扭转各种心理健康和社会心态等关键心理指标“恶化”的同时,改善人们的基本心理素养尤其是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促进人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树立“全面完整”的对象观,既关注个体心理健康也关注宏观社会心态,既把握重点人群监测预警、特殊人群心理疏导,也服务广大普通群众的心理建设;树立“科学系统”的评价观,从组织架构、工作模式、平台建设、服务对象与内容、队伍建设以及效果评估等方面构建全面系统的评估指标(池丽萍,辛自强,2019),并适时引入第三方评估(陈雪峰,2018b)。

4.2 机制的整合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涉及政府的多个部门,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必须统筹考虑、综合谋划,把握工作之间的联动关系,建立健全相互配套、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形成长效机制。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党委的核心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组建至少以地方行政“一把手”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社会心理服务各项工作的责任主体。二是要明确各部门的分工以及具体的工作职责,完善跨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心理服务信息共享机制、人力物力财力统筹谋划的投入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避免部门之间可能出现的“推诿塞责”,各自为阵、各自为战导致的工作部门化、碎片化,以及“抢资源”、“争政绩”现象的发生。三是要进一步畅通运行机制,打通政府与民间组织、市场

与公益的通道,鼓励大学生进行社会心理服务创业,支持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发展壮大,加大公益组织的孵化培育力度,做到政府、社会、市场、公益协同推进。

4.3 资源的整合

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搭建统一的服务平台,整合现有的、分散的社会组织、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以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最终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精准服务”。有研究认为专业队伍队伍的缺乏是当前工作面临的一大困境(伍麟,刘天元,2019),而现实是既有的专业人才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比如心理学人才方面,我国“120万的获证心理咨询师中,仅有三四万人在从事心理咨询专职或兼职工作”(王卡拉,2018),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人才资源浪费。各地可将持证非在岗人员“唤醒”纳入专业人才信息库,通过专业协会将其“激活”,根据专业特长、专业水平和服务意愿,引导他们以全职、兼职或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到社会心理服务的各项工作中来。在心理设施建设方面,心理咨询室、心理测评软件等资源主要集中在学校、医院以及社会咨询机构等场所,但并非所有的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各地可将这些资源纳入互联网统一管理,进行跨区域、跨单位的整合共享。在服务对象的信息方面,各机构可加强信息的互通,实现对重点人群、特殊人群乃至普通群众多机构、多层面的共同关注,做到统一引导、共同预警、协同干预。

4.4 内容的整合

微观层面个体的价值观会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宏观层面提升社会心态更要注重社会价值观的树立,尤其是系统的、稳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梅萍,杨珍妮,2015)。整合社会心理服务的内容,落脚点就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上,尤其是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更是良好社会心态的保证和基石。比如有研究表明,社会公平感会直接影响个体对机构的信任,进而影响公共合作的态度与意向(张书维,2017)。这就要求开展社会心理服务要重视价值观的作用,在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引领人们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培养积极的社会情感;要积极投身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社会治理工作,注重疏导不公平感,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要在充分心理调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群众的心理需求和利

益诉求,规范政府决策对社会心态影响的评估,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助力良好社会心态的养成。

4.5 途径的整合

长久以来,我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一直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然而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所谓“标准化的”心理学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Henrich, Heine, & Norenzayan, 2010)。社会心理服务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孕育的全新事物,没有可以照搬的西方经验和模式,因而务必要重视本土化的问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现实已经证明,基于我国社会特点建立的中国大学生自杀预防和干预机制将学生管理、思政教育、心理教育、辅导员制度、班级心理委员制度等有机整合,使得我国大学生自杀率相对西方国家低得多(杨振斌,李焰,2013)。受此启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也要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注重与党务工作、社区工作相结合,从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社区文化中深入挖掘、整合利用本土文化资源,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社会心理服务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使心理建设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升社会心理服务的实效性。

5 结语

本文基于历史、管理、哲学、社会以及心理的视角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展开理论反思,指出实践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了整合构建的策略。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地生成与发展中,但只要视“人”为一切工作的重心,保持各项工作之间的互动、沟通与协作,定会使社会心理服务距其“本真”越来越近,最终更好地服务人与社会。

参考文献

- 陈鹏. (2018). 中国社会治理 40 年: 回顾与前瞻.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12-27.
- 陈雪峰. (2018a).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科学院院刊*, 33(3), 308-317.
- 陈雪峰. (2018b). 用第三方评估促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心理技术与应用*, 6(10), 583-586.
- 池丽萍. (2018). 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反思. *心理技术与应用*, 6(10), 588-589.
- 池丽萍, 辛自强. (2019).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应然与实然: 基于全国 12 个试点地区的评估. *心理科学*, 42(4), 978-987.
- 崔景贵. (2005). 回到心理教育本身——心理教育的哲学反思. *教育理论与实践*, 25(8), 50-54.
- 黄辛隐. (2003). 对学校心理教育的哲学解读. *教育评论*, 2, 26-29.
- 江光荣, 李凤兰. (2011). 国民心理健康服务需要调查研究. *教育研究与实验*, 5, 81-88.
- 景天魁, 高和荣. (2016). 探索复杂社会的治理之道——中国社会治理的情境、逻辑与策略.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1, 75-82.
- 林颖, 蒋俊杰. (2019). 从心理疏导到社会心理服务: 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4), 74-82.
- 吕小康, 汪新建. (2018a). 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到“公共心理服务体系”. *心理技术与应用*, 6(10), 582.
- 吕小康, 汪新建. (2018b). 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构想. *心理科学*, 41(5), 1026-1030.
- 马玉福, 秦秀清, 黄亮明. (2018).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之“赣州模式”的实践探索. 见 王俊秀, 陈满琪, *社会心态蓝皮书: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pp. 359-370).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梅萍, 杨珍妮. (2015).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心态的有效引领. *中州学刊*, 3, 94-100.
- 王卡拉. (2018). 我国心理咨询师缺口多达 130 万人. 2019-07-15 取自 https://www.sohu.com/a/254161979_114988
- 文军, 刘雨婷. (2019). 40 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实践展望.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9(3), 27-37.
- 伍麟, 刘天元. (2019).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中州学刊*, 7, 75-81.
- 辛自强. (2017). “心理建设”或可上升为国家战略. *民主与科学*, 6, 34-35.
- 辛自强. (2018a). 观察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超越. *中州学刊*, 5, 68-73.
- 辛自强. (2018b). 社会心理服务不等同“治病救人”. *北京观察*, 9, 16-17.
- 辛自强. (2018c).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 *心理技术与应用*, 6(5), 257-261.
- 辛自强. (2018d). 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 *心理科学进展*, 26(1), 1-13.
- 杨波. (2019). 河南: “西平社会心理服务模式”树全国标杆. 2019-07-15 取自 http://hn.cnr.cn/hnbgxwzx/20190405/t20190405_524568882.shtml
- 杨振斌, 李焰. (2013). 中国大学生自杀现象探讨.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34(5), 59-63.
- 俞国良. (2017). 社会转型: 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心理建设. *心理与行为研究*, 15(4), 433-439.
- 杨玉芳, 郭永玉. (2017). 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刊*, 32(2), 107-116.
- 张书维. (2017).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心理学报*, 49(6), 794-813.
- Henrich, J., Heine, S. J., & Norenzayan, A. (2010).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2-3), 61-83.

Multi-Perspectives Reflections and Integrativ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Huang Liang, Qi Wei, Sun Shij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Constructing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PPSS) is a complex and systematic project. Although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have made progresses, a lot of problems need to be discussed further.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oretically the connotation of PP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management,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With the analysis of deficiency in practical work at several pilot districts, we propose several integrativ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SS is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hich emphasizes on psychological illness prevention and mental development. From a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PPSS is a new social governance method which requires joint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ocial subjects.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PPSS should not only emphasize on instrumental value, bu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f human beings per se.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PPSS should dedicate to promoting the socialization and resocialization of people, and work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work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PPSS should follow the law of huma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cultivating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rationality, composure, and optimism.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e meaning of PPSS, the practical work in some districts has deviated from the right direction. First, some districts focus on solving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certain populations, failing to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most ordinary people o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Second, some districts only rely on psychological professionals, ignoring the importance of participation by multiple social subjects. Third, some districts take PPSS as a tool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social risks, while neglecting to improve positive feelings of ordinary people such as the sense of gaining and happiness. Four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s overemphasized in some districts, exaggerating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PPSS. Fifth, some regions treat PPSS as mental health service, putting too much emphasis on personal mental health, thus ignore the cultivation of positive macro social mentality.

In fact, PPSS is not only a complex system but also an organic whole. To construct this system scientifically, we need to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 various ideas, mechanisms, resources, contents and methods. First, we nee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PPSS and form reasonable ideas of goals, objects and evaluations, centering on human beings per se.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to establish a working leadership group at least led by local administrative heads,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department an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Third, we must make full use of Internet to integrate and share all types of professional human resources, equipment resources and various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urth, it should integrate service content based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service forms and paths, make local features prominent, and integrate PPSS into people's lives by crowd-pleasing approaches.

In conclusion, PPSS will be closer to its "authenticity" and ultimately better serve people and the society as long as it puts people at the center of its work and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health, social mentality, social governance,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